

一种修行
一种缘分
一种和



浮

Songmeiling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旅行
一种
一种
一种
一种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佳人 / 宋美凤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2.1

ISBN 978-7-221-09925-9

I. ①嘉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2539号

浮世佳人

Fushì Jiaren

作者 宋美凤

策划编辑 张静芳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 140千字 印张 6.25

ISBN 978-7-221-09925-9

定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本来有人要带她走一条康庄大道，
但是，她野性难驯，自己走了一条荆棘之路。
还好，她运气不差，挣扎着出来了。



1

夏家的三个孩子，个个像电视里走出来的一样，人们这样说。

很多年后，嘉宝发现，色相好是她的父母带给她唯一的好处。

嘉宝有个姐姐叫珍宝，大嘉宝两岁，生就一双洞察世情的眼睛，小小年纪时就正色告诉妹妹：嘉宝，记住，要事事靠自己。

嘉宝努力点头，那时候，她才12岁，但已经略略地感觉到了生活中某种坚硬的东西，因为，家里的变化一日一日叫小小的她灰心。

首先是，他们从楼房搬到了平房，紧接着，她的报名费也总是要拖欠学校。

老师一遍遍来催她交学费，少年的她羞红了脸，头垂下来，轻声承诺：明天，明天。

可是，明天总是又失约。

小小的她在学校里很难再抬起头来。

她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悄悄问姐姐，姐姐神色严肃，紧绷着一张脸说：妈妈要让哥哥读足球学校，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，仅仅学费就是我们的五倍，还不算其他的费用。

嘉宝心里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，仿佛吃在胃里的食物一直没有消化掉。那一次，她注意到妈妈将厚厚的一叠人民币放进手袋里，带着哥哥去学校报名。

嘉宝终于坐不住，走上前拉妈妈衣角：“妈妈，我的学费呢？老师明天又要来催。”

妈妈转回身，拍拍阿宝的肩膀：“阿宝乖，阿宝再等等，下个月爸爸的工资下来就交。”

嘉宝张开了嘴，想说什么，看到妈妈一张决绝的脸，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但，伶牙利嘴、性格强悍的姐姐不是顺民，她嚯的一声站起来，扬声质问：“妈妈，太过分了，嘉宝和我的学费加起来都没有哥哥的学费一半多，同学都嘲笑我们了，又不是只有哥哥是你亲生的！”

话音刚完，脾性急躁的妈妈立刻骂将过来：“你们是女娃，哥哥是男娃，以后没有真本事怎么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！”

然后，嚯的一声亮响，妈妈出门了。

姐姐怔怔地站在原地，气得涨红了脸，呼吸急促，表情却依然倔强。

站在一边的嘉宝却代替她哭了，呜呜咽咽地，不能停止。

嘉宝从小就有一个特点，眼泪多得吓人。



大概，也是自那个时候起，12岁的她，一下子看轻了自己。被逼交学费这件事几乎影响了嘉宝整个成长时期。

但是，嘉宝第一次对“贫困生”三个字产生刻骨铭心的感觉是在小学五年级时。

那是六一儿童节的前夕，美丽聪慧的优等生嘉宝被老师选为仪仗队领队。

在小朋友们的眼睛里，那是世界上更美好最骄傲的事情之一，人人艳羡。

呵，万众瞩目，众星捧月。

少女嘉宝无比兴奋，直至她听见老师在班上嘱咐她：嘉宝，仪仗队领队需要穿白衬衫和黑裙子，还有戴白手套，记得回去让妈妈提前置办。

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巨大荣耀，不是问题。

“啊，还要戴白手套！多么威风！”

“什么时候能轮到？”

……

女生们纷纷发出一阵羡慕声。

嘉宝的一颗心却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沉。

不出所料，回去和妈妈说，妈妈一张疲倦的脸立刻拉下来：“当仪仗队领队有什么好，当完后，你还不是你？”

嘉宝不由得细声反抗：“妈妈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的。”

妈妈一条眉毛扬起来，长长叹一声气，停一停，她这样对女儿说：“哥哥上的是贵族学校，开支很大，妈妈实在没有钱

给你买衣服，嘉宝，你一直懂事听话，等妈妈有了钱，一定补偿你。”

然后，妈妈站起来走进厨房。

嘉宝看见母亲略显佝偻的身形，各种情愫涌上心头，泪盈于睫。

她可怜母亲。

准备好的反抗一骨碌咽回去，下一秒钟，她这样安慰自己：是啊，不当仪仗队领队又不会死。

可是，该怎么和老师说呢？她觉得难。

珍宝瞥见妹妹泪眼蒙眬的眼睛，全数明白，掏出铅笔盒里存了一个月的零花钱，跑到路边慷慨地买了妹妹最爱吃的冰激凌。

第二天，小小嘉宝站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，鼓足勇气陈述理由，说完后，垂头站在那里。

良久，她听见老师柔声问：“嘉宝，要不这部分钱老师来出怎样？”

嘉宝吃一惊，猛一抬头，本能地说：“老师，不用，我不做领队了，我不想做了。”

这一句话刚说完，她的眼泪已经汨汨流下，她转身，跑出办公室。

原来人穷了会这样难。

万般丧气的时候，迎面碰上同学戴丽丽，明敏的她立刻明



白是怎么一回事。

戴丽丽一直是她在学校生活中各方面的劲敌。

错身而过的一刹那，嘉宝听见“贫女”、“贱女”这几个字从对方嘴中滑出。

嘉宝顿时浑身血液往头上涌，火眼金星，屈辱感翻天覆地而来，她想回击，却变得毫无力气，嘴巴怎么也张不开，站在原地，许久不能动弹。

也是在那时那刻，小小的她茅塞顿开：啊，原来人是分三六九等的。

自那以后，拖欠学费这一问题成为她的梦魇。

每每在交完了学费后，嘉宝才恢复勇气抬起头来做人，以往给她巨大信心的学校日子也变得难捱。

曾经数次，她忍不住问妈妈：我们，什么时候能有钱？

妈妈答：明年。

可是，明年复明年，希望一年一年地落空。渐渐地，嘉宝就闭了嘴，整个人越来越沉默。

“明年”这两个字让嘉宝恨之人骨。

这个世界越来越让她费解。

少年嘉宝等不及想要长大。在她的想法里，长大是所有事情的出口。

很多年后，忆及往事，她和要好的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命运这回事，谁说没有？譬如，我嘉宝就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庭，父母顽固不化，生活在21世纪，却死守着18世纪的观念，重男轻女，视儿子为举家之宝，视女儿为迟早要泼出去的水。他们密切注意着儿子生活上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心理上的微小变化。可是，对于两个女儿，却完全是粗放式的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你不明白，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。

当然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已经再世为人，以前的事，她只当没有存在过。

但，她也注意到了命运的另一种特点，颇具讽刺性。

她和姐姐在家里不受重视，但却偏偏争气，功课样样拔尖，甚至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。

姐姐床头贴的奖状是：“期末考试第一名”、“作文竞赛第一名”、“三科联赛第一名”；而嘉宝床头也歪歪斜斜地挂满了奖状：“期中考试第一名”、“美术竞赛第一名”、“歌咏比赛第一名”等。

而哥哥震宝，虽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却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不仅功课一般，就是作为其强项的体育，表现也只是稍稍好于平均水平。然而，他要求多多，且日日翻新。

可是，父母已经被猪油蒙了心，一颗心偏到了肋骨边。

他们每每注意到女儿床头贴了新奖状，也只是抬抬眼睛，简单地说一个字“好”，若要看见床头的奖状是个“第二名”“第三名”，还要闲闲地说上一句“离第一名还有距离，不行啊”。久而久之，父母的这种淡薄态度倒也无形中造成一种客观的形



势，那就是两个女儿从不知骄傲为何物，非常可爱。

嘉宝与珍宝亲，因为她们有同样的处境，在家中没有地位，在学校却万众瞩目。哥哥也不是坏小孩，性格温驯，倒像是来自优渥家庭里的孩子，举止慷慨，神态悠闲，凡事不操心。若不是父母强加给他的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他将一生平安且平凡。

相比之下，珍宝和嘉宝却要靠领取贫困家庭补助来贴补学费，处处争强好胜，形成鲜明对比，让身边的人诧异。

连亲姨妈都忍不住感慨：“你看你看，什么都是命，出生时就注定了，吃同样的奶同样的饭长大，怎会如此不同？”

当然，阿姨没有大智慧，她不能明白，后天处境的不同，对这三个孩子的性格有多大的影响。

2

家里的日子每况愈下，根本原因是，长大了的哥哥变成了“混世魔王”。

高考落榜后，哥哥上了本地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，学习建筑设计。可是，功课烂得一塌糊涂，整个人松松垮垮的，晃来晃去，以电子游戏为他的成长好伴侣。

爱子之心已经让父母变得无比盲目，人前人后，他们仍然有信心说出：我的儿子，算命先生说过，少年平庸，中年走运。

但是，爱儿子已经成为父母生命中的信仰，和理智完全无关。

家里的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。

震宝毕业后就失业，父母托人花重金在一家国企单位谋了个职位给他，他倒是听话，终于放下终日陪伴他的电子游戏机走进成人世界。

穿上白衬衫牛仔裤的他，很让人相信是一名前途光明的大好青年。



可是，他上了一周班就回家来劝说父母：妈妈，我不能从小工做起，那得熬多少年，永无出头之日，最是没有出息，我有个生财之道……

震宝的生财之道是在商业区开一家服装店，他不是个有思想的孩子，生平以来，很少发表主见，这是少数的一次，父母感到高兴，决定全力支持。

于是，他们开始四处借贷，终于凑足一笔天文数字，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想都没想就全数扎进去。

那是母爱和父爱的力量。

那个时候，珍宝已经考上大学，开始勤工俭学，一切生活费用不再依靠家里，说话开始有声音。

暑假回来，看到已经生出华发的父母为钱四处看人眼色，感到可怜而可悲，苦口婆心劝说父母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让哥哥自己寻找出路，真想做事，逼到死角，自己会站起来想办法。”

但父母哪里舍得，儿子就是他们的命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珍宝开始对家里失望。

她在外地读大学，后来索性暑假寒假都用来打工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小小年纪，拜生活所赐，她比同龄人成长得都快。

从小至大，嘉宝第一次收生日礼物，是在14岁那一年，因此，记忆永久地固定了下来。

经济独立的珍宝从另一个城市邮寄给她的生日礼物是：她梦寐以求的画夹和画笔。

收到礼物，嘉宝感动得数次落泪。

老师曾经三番五次试图说服她的父母：嘉宝有绘画的天赋，努力培养，前途未可定量。

可是，她的父母首先想到的是昂贵的专业培训费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老师的预言。

老师数次深深叹息。

嘉宝不是没有情绪，也不是不曾反抗，可是，那个家哪里有她的声音？

少年的嘉宝充满了无力感和虚弱感，很多年后，嘉宝以为，这种无力感就是她日后一直试图寻找存在感的根源。

毕竟年轻，很容易充满希望。那时，嘉宝看见姐姐靠自己的力量开始支配生活，突然觉得事情有了出路。

她热切地盼望长大，“长大”成为一切事情的出口。

18岁那一年，她以为梦想成真。

那一年，嘉宝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名校，一时成为整个街道的传奇。

人们议论纷纷。

“从小就灵气逼人，果然是。”

“电视台要来采访小姑娘了，那么漂亮的小姑娘，成绩竟然那么好。”

“想不到我们这样的街道，也能飞出金凤凰。”





.....

父母仿佛在这个时候才回味过来，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愿望最终被一直忽视的女儿实现了，心内先是惊，然后是喜。

无论如何，在街坊邻里说下的大话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。他们立刻想到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：学费。

但是，令人惊异的是，震宝开的服装店奇迹般地存活下来，并且盈利丰厚，让人刮目相看。

震宝生平第一次表现出了长兄的气魄，替嘉宝解决了学费问题。

就凭这一点，嘉宝曾经发誓，要尽全力报答哥哥。

无论如何，考上名校让年轻的嘉宝第一次踌躇满志，她似乎看见未来的康庄大道在等着她漫步，当天，她激动地在日记中郑重写下：以后所有的路都会不同于以前，当然，是比以前好。

但是，很快地，生活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告诉她，并没有什么康庄大道。或者说，有，但不属于她嘉宝。

大学生活不坏，但主要的问题在于，她缺钱。

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，她开始学着像姐姐一样兼职做工。

原本以为有能力自己赚钱，取得经济独立，是又自豪又振奋的事情，谁知，竟然是那么难，好难。

大学一年级暑假，嘉宝给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家教，明晃晃的正午太阳下，她大汗淋漓，口干舌燥，却舍不得买一瓶水。

嘉宝怕迟到被说，早到半个小时，站在楼下等，直等到整个人快要窒息，看看表，正好两点，一颗心放下来，敲响门铃。

一进门，整个人立刻呆掉，那是她未曾见过的世界。

一屋子的青壮年男士，个个光着膀子，秃头，还有，她看见各种各样的刺青，有蛇，有刀，还有没有名字的器物。

一群人一边大口吃肉喝酒，一边爆粗口。

一个彪形大汉迎上来，满嘴酒气，张口问：你是那个大学生吧，笑笑的家教？

嘉宝苍白着脸，瑟缩着点点头。

对方立刻意识到，小姑娘吓坏了，于是领她进另一扇门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笑笑在另一屋，你们不需要出来，不要怕，我们不是野人。”

嘉宝知道不能临阵退缩，不由自主跟着进了内屋，听到后面有人粗声大气说话：“呵，大学生，够清纯！”

“够正点……”

“你喜欢的马子不就这种类型……”

然后是喝退声。

嘉宝只觉得腿一阵发软，一颗心快要自胸膛内跳出来。

但幸好小姑娘乖巧可爱，一头乌发，眼睛乌溜溜地朝着嘉宝看过来，张开嘴甜甜地叫：姐姐。

嘉宝一颗心开始缓过来。

补习中间，她试探地问：“笑笑，外面那些人是谁？”

笑笑脱口清脆回答：“我爸爸的弟兄，他们都和我爸爸一起坐过牢。”

嘉宝顿时脊背生寒，手脚发麻。



好不容易煎熬过两个小时，顺利下楼，她本能地狂奔，直到坐上公交车。

惊魂未甫，大颗的泪珠却顺着脸颊流下来。那时那刻，她不是没有嘲笑自己：太不成气候，太懦弱胆小。

正值青春年华的她越来越瘦，小尖脸越来越小，猛一看，似乎眼睛站到了面孔的三分之二，眸子又出奇地黑，话越来越少，有同学背地里叫她“黑玫瑰”。

她听了也只是浅浅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班上很少有同学和她亲厚，女同学觉得她太沉默，太不开朗，虽然面容美丽，但却沉闷无趣。

男同学只觉得她神秘，不理人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

还这么年轻，嘉宝渐渐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。甚至最让年轻人脸红心跳的恋爱，她也并没有表现出兴趣，拿到男同学的情书，总是事不关己地看完就扔，让很多人感慨“真怪”。

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上，夏嘉宝心境一片灰蒙蒙。

她深切地感到了贫穷带给她的压力。

但幸好，还是有那么一个人，对她不离不弃。

他叫宋仁诚。

仁诚，待人诚实又仁义，人如其名，性格平和、安稳。他喜欢给她讲笑话，喜欢买好吃的给她，也喜欢静静地坐在一边陪她。